

# 在香港的 31 天

赵爽英

2007 年的夏天，CC 老师到访西安。那年了解到香港城市大学青年学者访问项目，非常兴奋，立刻申请，多种原因未能成行。之后博士学业、教学科研缠身，直至 12 年后再次申请，终于遂愿，但此时已经快脱离青年学者的身份了。在这 12 年里，我在历史、社会与传播的交织中寻求突围，时常困惑，太需要一个机会让自己冷静下来重整思路。城大的项目，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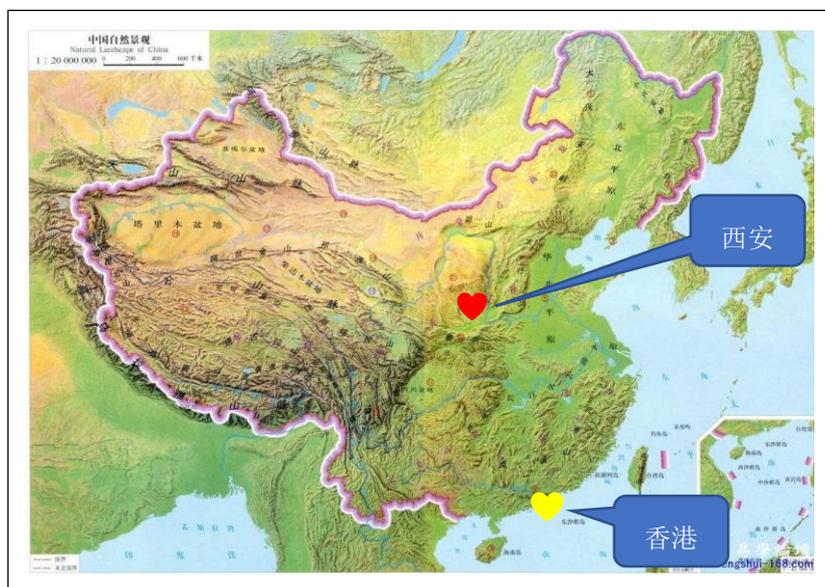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月里，浏览了很多海外学者的研究，聆听了多场讲座，并与城大的同事们热切交流，与在这里读研究生的学生们畅谈。当然，很多时候还会独自漫步在香港的大街小巷，感知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。一个月 31 天，可能还不足以深入了解很多东西，只能用经验加体验去感知。香港多元的学术氛围，复杂的社会场景，都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思考的地方。在碰撞与领略中，思考永远指向自我。此刻，就让我以“蓦然回首”的心态，絮叨这一个月的观察与体验。

## 西安·香港

我来自西安。

打开中国地图，西安位于中国版图的中心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西安也曾具有这样的政治及文化地位。在中华文明最生机勃勃的时期，西安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存在，即使北宋以后政治中心东移，西安作为军事战略要地，也并未完全失去其

政治意义。在漫长的城市生命史中，西安从来没有脱离国家而存在，其文化气质中留下了太多“国家”印记。



但是香港完全不一样。她地处帝国疆域的末端，同时还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殖民化时期，国家的概念一直是模糊而遥远的。1997年回归后，“国家意识”开始浮出水面，成为香港人不想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中国人、香港人、中国的香港人、香港的中国人……，这些概念会因为出发点不同而产生国家认同的错乱。因为这个背景的存在，香港的许多社会问题都呈现出复杂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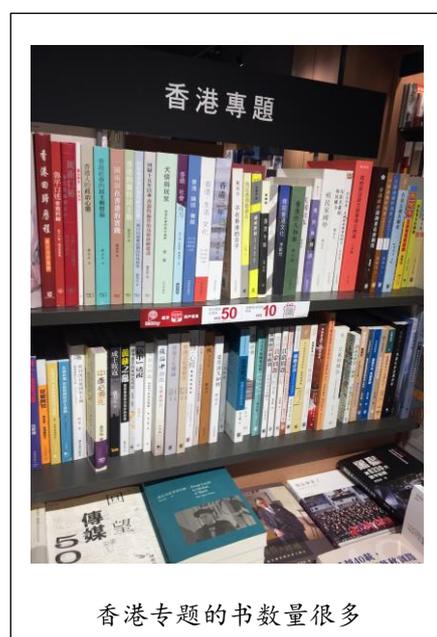
## 书店

读书人最爱去书店。来这儿闲逛的首选目的地自然是书店。

没事儿的时候陆陆续续逛了七八个书店，有新亚、田园、序言、榆林、多个三联和中华书局等。从旺角闹市中隐秘的小书店，到弥敦道、湾仔的大书店，以及校园书店，不断寻找和浏览；即便这样，也只领略了香港书店总量的十分之一。香港书店太多，简直遍布每一个商业区。

不知道是不是期望值太高，还是没有找对地方，在走过的书店里，收获并不多。一个研究者对书店的期望，或是发现有帮助的新书，或者找到有资料价值的旧书。这两个期望值都没有实现。这和我在台湾逛书店的体验不太一样。

我浏览的这些书店，值得兴奋的书太少。书柜陈列最多的是畅销书，比如小说、励志、生活服务等等，人文社科类的书很少。即便有看起来有内容不错的新书，也大都是简体字版（内地出版）。同时，专业书籍的整体数量和种类也少，尤其是历史文化类的书更少。



有一个例外，就是香港本地历史文化的书籍很丰富，几乎每一个书店都有香港本地书籍专柜，专柜的规模几乎和中国历史专柜一样大。书籍的内容从香港本地历史、街区地名介绍，到社区文化、社会运动，琳琅满目。

书店陈列的书籍，多少是对读者需求的呼应。从香港书店的书籍内容上，大概能感觉到这里读者的需求。这其实也是整个香港的文化氛围。

## 排队

香港人爱排队。等公交车排队、买票排队、坐电梯排队、结账排队……地铁扶梯上，人流也会自动右侧排队，留下左侧空挡供急行的人通行。在一个人口密度极高、生存空间极有限的城市，秩序会让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。

整个香港没有一条平坦、笔直的道路，而且道路都不宽（除了高速），普通道路最多是四车道。但是你很少碰到堵车，即便是上下班高峰期。这真的是很令人讶异。在内地任何一座城市，堵车几乎成为大都市中永远治不好的皮癣。香港人口密度这么大，流动人口这么多，竟然很少堵车！

仔细观察，会发现香港交通管理很有特点。一是红绿灯多，每一个大一点的路口，都有红绿灯；二是人行通道和过街天桥多，同时隔离人车的护栏也多，保证了人车分行。

当然还有便利的公共交通，让路上的私家车数量大大减少。地铁网络几乎覆盖到香港每一个角落，巴士再编织一个交通网络，出行方便又省钱，干嘛还要自己开车？

当然，便利的公共交通是所有人能看到的现象，在这个“便利”之后，隐藏着看不到

的城市管理策略——人性化的工程设计与人性化的管理模式，以及每一个人都愿意遵守的社会规则。排队成为生活习惯，任何事情都讲究先来后到，这是制度、教育和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。当规则意识成为自觉的社会行动，整个社会就会良性。



排队等公交车的香港市民

但是香港人养成的规则感，正面临着冲撞。

香港的交通是行车靠左，普通人在公共场所走路、上下楼梯时也自然养成靠左行的习惯。但内地是行车靠右，公共场所行走及上下楼梯都是靠右行。内地人在香港行走，迎面遇人，常常不知道应该左让还是右让。另外，很多内地人不习惯排队，甚至爱插队，这些都会让秩序发生波动。

这些年大量外来人口、流动人口，令香港社会面临着秩序失衡的烦恼。尤其大量内地人移居，以及大量外来游客的到访，让香港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许多新问题。但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治理效能之一，就是处理流动性带来的混杂和不可预知性。你能感觉到香港在应对这些问题上的努力和包容。

## 艺术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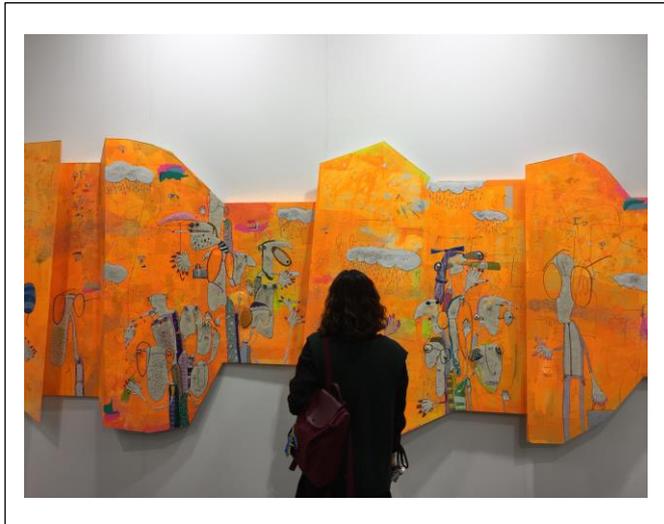
3月1日至31日，是香港的艺术月，很多国际性艺术展在香港举行。

很幸运，赶上了这些艺术盛会。抽空看了 Art Central 和巴塞尔艺术展。后一个据说是世界级艺术展，有许多全球一流艺术家的作品。当然，这些展览的主要目标观众并不是我们这些打卡游客，而是参与艺术品交易的名人或团体。

但是整个艺术展仍然令人震撼。无论东方西方、红色黑色，在香港会展中心巨大的展厅内，都可以占据一席之地，带给你的眼花缭乱的视觉冲击。在这些艺术品中流连，你会觉得没有什么统一标准去评判它们，它们可以纯粹在形式上玩新意，也可以在意识形态中标新立异，或者哗众取宠式的文化表态。不过有一点是相似的——它们都在艺术市场与艺术追求中寻找着平衡位置。没有市场的艺术品不可能出现在香港的艺术展上。

这是香港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她可以用艺术品交易的目的来包容各种意识形

态、艺术风格和主题的艺术品。所以，你不能用艺术的眼光观看香港的艺术展。



类似的感觉也在城大的图书馆涌现过。书架上什么书都有：英文的、日文的、甚至阿拉伯文的，当然简体字、繁体字的更不用说。每种文字书写的背后，都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。尤其是新闻业务和媒介研究类图书，政治文化的差异让这些专业书籍具有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，但是在香港的图书馆里，它们并排摆放在一起，让站在它们面前的读者困惑、讶异或者感叹。这就是香港！

## 寺庙

香港的普通人不可能去看艺术展。他们的精神世界在烟雾缭绕的寺庙里。

本地人的信仰和内地无异，甚至更传统、更虔诚。光看黄大仙祠解签摊位的数量，你就知道这个需求有多大。在一个缺少归属感的地方，神灵的意义或许更为重要。

香港民间祠寺内供奉的神灵各有传说。九龙黄大仙祠供奉的是浙江金华人黄初平，东晋年间出生，后修炼成仙，行医济世。沙田车公庙供奉的是南宋末年护驾的江西人车大元帅，据说也很灵验。上环的文武庙是祭祀孔子和关羽的地方，

遍布各地的天后宫则奉祀宋代福建的一位林姓女子……这些民间信仰在东南沿海非常普遍，香港并无二致。

跪拜、上香、求签解惑……仪式化的祈福行动中，映射出每一个跪拜者心灵世界。远处的教堂钟声悠扬，此地诵经声低沉却弥漫入心。这个时候你会觉的，香港并没有走远。



## 粤语

讲粤语、英语还是普通话，这些日常交流中最普通的问题，在香港却成为问题。

据说粤语保留了很多古语特点，九声六调，十分具有古意。粤语听久了，感觉很有韵味。有次听一位老先生用粤语朗读唐诗，真是一种享受！但是粤语真的很难听懂，对我这个内地人，如同听一门外语。

2006 年到访香港，本地人努力用拗口的普通话为我指路，和我交谈。这种努力让你感到一种友好，让你很有安全感。2015 年夏天再次到访，情况忽然有了

变化。当我在尖沙咀用普通话问路时，当地人用一大串粤语来回应我，或者干脆回答“PLEASE SPEAK ENGLISH!”我想这可能是一种拒绝，当然也是一种对抗。2019年的情形不再那么明显，但是并没有好转。除了莎莎、万宁、屈臣氏以及连锁药店的店员，其它很多场合，讲普通话的顾客并不很受“待见”。我想并非他们听不懂普通话，而是不想太友好对待普通话的顾客。

几次“挫折”经历，主观上不再愿意主动与本地人交流。因为讲普通话会招来特别的“服务态度”，你再礼貌、客气都没有用，微笑也没有用。这种情形有时会令人感到的不安，于是便用沉默或者冷漠保持与当地人的距离。每每外出，总是依靠导航找路，哪怕走错路，也尽量避免张口问路。吃饭尽量不去那种需要很多交流的餐馆，以免沟通和交流上太多尴尬。购物也一样。这种感觉真不好！

有人说，香港人对大陆人充满不解、轻蔑和畏惧；也有人说，香港优势地位的下降，带来了香港人内心深处的失落。但是香港人的不安，已经投射到了大陆访客的心里，令彼此之间误解加深。

语言本是交流的工具，但有时候竟会成为武器。

## 老人

香港老龄化严重。

在香港的大街小巷行走，最让人心生悲悯的是老年人。很多看起来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仍然在从事体力工作。在步履匆匆的人流里，你也能看到手提大包小包的老年人。根据最新数据统计，当下每八个香港人就有一位是六十五岁或以上的长者；二十年后，每四个香港居民之中就将有一位是六十五岁或以上的长者。世界卫生组织预测，到2050年，香港将有40%的人口将是六十五岁或以上的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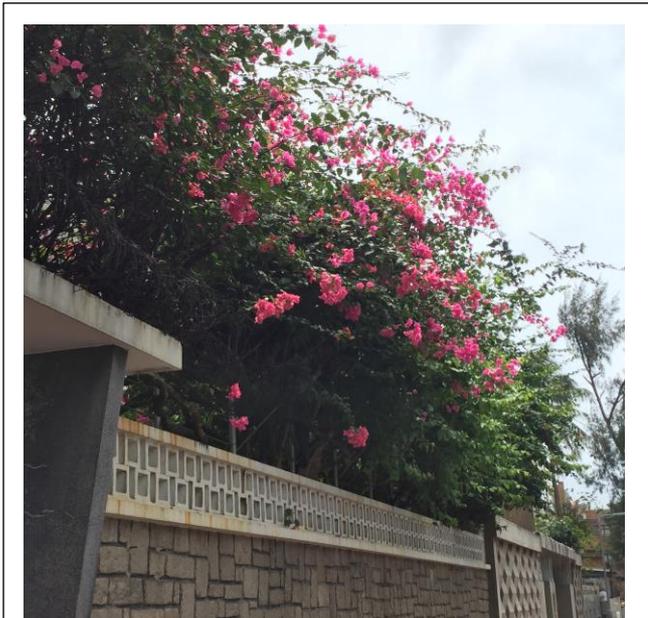
者。

一个需要年轻人打拼撑起活力的城市，现在却正在被暮色笼罩。这些又进一步被高房价刺激，发酵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。虽然香港有很好的社会保障系统，很好的公共服务设施，但是人口结构的失衡和有限空间的限制，会引发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，必须依托大的社会空间进行回旋和周转。但是那个更大的社会空间是全球还是中国？

有次在石硖尾公交站等车，看到一位六七十岁的盲人大妈独自行走，一手持导盲棍，一手向前摸索。看起来她满脸痛苦，非常无助。很想走上前搀扶她，护送她至目的地。但是一想到语言沟通的障碍，想到港人对普通话的不友好，只好沉默下来，默默注视着她从身边走过。

内心深处突然涌上莫名的伤感。

## 繁花似锦



海棠路上的院落

抵达香港的时候正值三月，杜鹃、三角梅、木棉花以及丁香、桂花都在盛开，整个香港繁花似锦，芬芳四溢。所住的海棠轩，一侧被浓密的榕树包围，每天鸟语萦绕。排除居所的逼仄，一切都美好而安静。

但是走出海棠轩，拐入石硤尾密集的楼群，你会感触到真实香港人的生活，拥挤、狭小甚至贫穷。



有人说，香港是一座被安排了太多的戏份的小岛，人们看似出身优渥，实则生来没有退路。在这里，有人叹气，有人大笑，有人沉默，也有人的哭泣。

行走在急匆匆的人流中，我常想，谁是最爱香港的人？香港人？中国人？香港的中国人？还是中国的香港人？

两首小诗，留给 2019 年的香港：

## 海棠落

踩着你会心痛

因为你盛开得如此绚烂又如此寂寞

每朵花都笑得像初夏的阳光又像深秋的风

即便阴云密布也芬芳四溢

比起云天碧海摩天高楼

更喜欢你繁华中的僻静

即使冷面相迎

我也会轻轻下脚

不叨扰那些隐秘的梦

黄昏时突然来了雨

砸湿了衣裙砸落了花朵

艳丽的木棉滚落一地

这三月的香江真让人心痛

故事还没有讲完

她就开始嘤嘤哭泣



## 花树

这些花开得无拘无束

她们只需要阳光和水

盛开是唯一奢望

生根在哪儿无所谓

拼命生长

努力向上

只要扎根就有枝蔓伸向远方

每朵花都绽放得绚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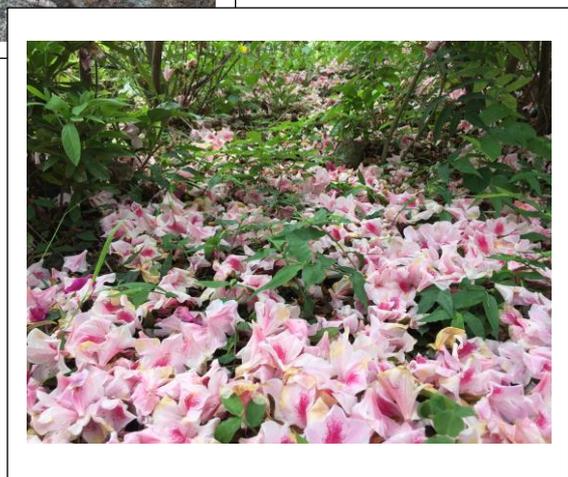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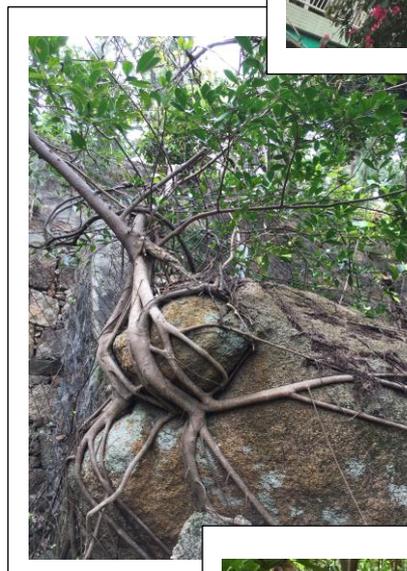
每片叶都舒展向阳光

即使凋谢也一地璀璨

告别的方式就是回归泥土

在被放逐的海岛上

——死亡就是重生



2019. 4. 18